

从后殖民主义角度解读《大地》

张帆^{1 2}

(1.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 集美大学 外国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大地》以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作为背景, 讲述了王龙一家在各种灾难中挣扎抗争的故事, 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面貌以及人与土地的密切关系。本文采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 从《大地》的主题、女性地位以及生活文化等方面分析作品的后殖民主义特征, 并从赛珍珠的双重文化身份探究了她创作的动机, 最后指出《大地》是传播中国文化的伟大作品, 它架起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关键词:《大地》; 后殖民主义; 文化身份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80X (2013) 01-0125-05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of The Good Earth

ZHANG Fan^{1 2}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s Chinese society as the background, The Good Earth describes how the family of Wang Lung struggle to fight against numerous disasters, truly reflecting the reality of Chinese rural areas during that period and illustrating the close bond between human and land. By using post-colonialism, 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post-colonial features manifested in The Good Earth, including the themes, the status of women and the traditional customs. Meanwhile, the writing motive of Pearl S. Buck is examined from exploring her dual cultural identity. Finally, it restates that The Good Earth is a great work to spread Chinese culture and serves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Key words: The Good Earth; Post-colonialism; Cultural Identity

一、引言

赛珍珠是美国著名女作家, 因其“对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而真实的史诗般描写以及杰出的传记作品”^①, 于1938年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伟大的成就使她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认可, 她的作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追捧, 其中很多以中国社会为题材, 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的固有印象, 以期将中国、东方融入世界之中, 并以此来拆解西方权威(郭英剑, 1994: 71-75)。她“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条路, 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观察力去了解一

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②。

1931年, 《大地》在美国问世不久, 就成为美国小说史上的畅销书, 并于1932年荣获普利策奖。其后, 赛珍珠又完成了《儿子们》(1932年)、《分家》(1935年), 并与《大地》合称《大地三部曲》。《大地》描写了中国几代农民的与土地抗争的历史, 体现了中国人坚强、质朴、勇敢等品质, 如实地描述了中国的农村社会, 刻画了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和中国农民的土地崇拜。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主要关注中国的政治命运, 将民族救亡和社会革命的任务放在首位, 他们对西方的了解过于功利主义, 在他们那里, 东方、西方的概念处在二元

①收稿日期: 2012-12-11

作者简介: 张帆(1978—), 女, 湖南临湘人, 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厦门大学在读硕士,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对立中,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学习西方,实现“西化”(陈敬,2006:56)。相反,赛珍珠将写作的目光投向那些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中国人身上,向西方人详细描绘了中国人的生活、习俗和观念。作为一个熟悉中国的局外人,她不厌其烦地记录那些中国作家可能早已习以为然的众多细节。因此,《大地》是对二十世纪早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准确和丰富的描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后殖民主义理论开始流行,它成为了一批知识分子反思和批判西方文化霸权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有利武器。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赛珍珠生活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她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多年,又接收过西方现代精神的熏陶,这一特殊文化身份,使得她有别于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也与大部分近现代中国学者的视角不同。她立志要把真实的中国介绍给西方,反对殖民主义文化霸权,持多元文化观,主张不同民族和文化的平等。

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来解读《大地》,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在第二部分对赛珍珠的文化身份进行分析,指出她独特的双重文化身份,探寻她融合中西的文化观形成的根源,第三部分从作品的主题、女性地位和生活文化等方面,分析《大地》的后殖民主义特征,最后在结论部分指出赛珍珠是后殖民主义作品的先驱者,《大地》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在当时以至现代都具有进步意义。

二、后殖民主义理论

在过去几十年,后殖民主义和其他理论,如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女权主义一起,成为了主要的人文批判方法。后殖民主义是反殖民主义的延续,它的诸种理论,旨在考察昔日欧洲帝国殖民地的文化(包括文学、政治、历史等)以及这些地区与世界其它各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等新问题(朱立元,1997:414)。它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它是为消除殖民思想,向冲击非西方文化的帝国主义进行挑战的运动。

后殖民主义所注意的焦点尤其集中在受宗主国文化影响的文学如何扭曲了殖民地的现实的经验体验;如何把深深地烙印在殖民地人民身上的卑贱和低下刻写到殖民地国家的文学上——这种文学在面

对过去无法回避的“他者”境地时,试图明确自己的身份、重塑自己的过去。

后殖民主义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其中弗朗兹·法侬(Franz Fanon)的《黑皮肤、白面具》具有开创性的作用。他深入黑人切身体验的种族歧视和压制中,揭示欧洲文明与殖民主义的关系,他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强调民族特征的建构性,试图唤醒被殖民地民族的反抗主体(赵毅衡,2010:262)。在七十年代以后,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贾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先驱和代表人物,被称为“后殖民批评的三剑客”。在赛义德的著作《东方主义》中,他指出西方为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而虚构了一个“东方”,它是西方控制东方所设定出来的政治镜像,服务于西方的对外扩张和殖民政策。对于西方来说,东方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主体,而是一个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他者”。而作为东方主义者的西方知识分子,并没有消除民族主义和宗主国中心主义的偏见去解释人类文化的总体体系,而是通过对东方的文化研究参与着种族歧视、文化霸权和精神垄断(朱立元,1997:419)。东方主义认为东方文化是固定不变的,这种定势思维建立了西方人文化和智力的优越感,东方始终作为西方文化的对立面,作为“非我”和“他者”出现,在这种“他者”意象中,包含着想象与虚构,传达的也是西方人的情感和欲望,体现的是西方人的价值观。斯皮瓦克善于运用女权主义理论去分析女性所遭受到的权利话语剥离处境,第三世界妇女正是因失语而反证了自身的缺席和处于世界与意识的“边缘”。她认为在这种西方中心主义语境中,要发掘的不仅是第三世界妇女的历史或其真凭实证,而且还要探讨殖民地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是怎样借助欧洲理论生产出来的(朱立元,1997:427)。霍米·巴巴创造性地结合拉康的心理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入剖析了文化身份、文化差异,提出“混杂性”(hybridity)概念,并运用到批判实践中。

三、赛珍珠的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又可译作文化认同,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人们通常把文化身份看作是某一特定的文化所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但另一方面,

文化身份又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特征,某一特定的文化被看作一系列彼此相互关联的特征。美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文化身份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文化身份”即指那种藏身于许多肤浅的、表面的、人为的“自我”之中的一种更为深厚的、集体的“自我”表现,这种“集体无意识”缘于我们来自共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另一种则是,文化身份是一种“存在”,但也是一种“变化”,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存在”,而是在现实过程中不断受到外力影响而漂浮着的变化着的“存在”,它有根又无根(高鸿,2005:96)。

赛珍珠1892年出生于美国,在她四个月的时候,随着进行传教的父母而来到中国。母亲凯丽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善于操持家务,并写得一手好文章,她给予了赛珍珠英语和美国文化的启蒙教育。赛珍珠幼年在江苏镇江度过,生活主要由中国奶妈——王妈照顾,在她身上,体现出了中国人勤劳智慧、善良正直的品质,这给赛珍珠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回忆。“乳母所讲的故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使我爱中国,理解中国,并且使我相信中国民众和我们的血族相同。”(赛珍珠,1991:56)在十岁的时候,赛珍珠跟随家庭教师孔先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接受了儒家思想,并学习中文的阅读与写作。她本人曾表示,她写作通常是用汉语打“腹稿”,然后再“译”成英语。赛珍珠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多年,对中国有着真切的了解并充满感情。她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说,“我在考虑今天要讲些什么时,觉得不讲中国就是错误。我属于美国,但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今天不承认这一点,在我来说就是忘恩负义。”

西方文化思想对赛珍珠的影响也同样深刻,她15岁就读于美国人办的教会寄宿学校——上海朱厄尔女子学校,但由于对烦琐的宗教仪式厌恶,一年后便退学在家。17岁时,赛珍珠回国上大学,就读于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在这里,她得到了良好的语言和文学训练,同时也激发了她的写作潜能。1914年,赛珍珠毕业后,由于母亲病重,她重返中国。1925年,她再次来到美国,在康奈尔大学深造,并取得硕士学位。

由于赛珍珠身受中国儒学和西方基督教的双重文化熏陶,造成她独特的文化身份,她是文化边缘人,她的双重文化背景使得她的写作备受争议。在西方文化看来,平等地理解“他者”文化,意味

着放弃自我中心,这将有损尊严;在“他者”文化看来,外来者无论表面多么真诚,总归动机不纯。而真是这种矛盾、痛苦的双重文化身份,造就了赛珍珠的独特眼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沟通者。长久以来,西方对东方的描述,不管是在学术著作中还是在文艺作品里,都严重扭曲了其描述的对象。东方世界经常被野蛮化,被丑化,被弱化,被女性化,被异国情调化。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一概欠缺理性,道德沦丧,幼稚不堪,荒诞无稽。赛珍珠热切希望中西之间能够达到真正的相互理解,而她认为由于没有沟通导致这种误解。在中国多年的生活经历,使她希望能够将中国的文化介绍给西方,架起中西方交流的桥梁。尽管赛珍珠以西方人的眼光来处理中国农村题材,字里行间弥漫着西方人的审美情趣,但她对中国的接受是从情感到理性,而不是纯理性的,她向西方人描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

四、《大地》的后殖民主义特征

(一)《大地》的主题

赛珍珠观察中国社会的目光聚焦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身上,用人道主义的情怀表达了她对底层人民苦难命运的同情。《大地》展示了当时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全景场面,通过描写以王龙为代表的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在天灾人祸面前挣扎抗争的生活场景。如果将《大地》与鲁迅的一系列农村生活题材的小说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一个共同点:以农民的种种苦难、不幸为切入角,辅之以民间习俗的描绘,并试图探讨农民苦难、不幸的根源(陈春生,2005:72)。王龙和阿兰在灾难面前的坚韧、顽强、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更是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们共同追求的生存的一种力量、一种共同的“人性”力量。同时作品还提出了一个更深的审美主题就是人对大地的热爱、人和大地的关系。

中国的乡村社会是和“土”连接在一起的,和土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土地是乡村社会的基石,是广大的中国的农民谋生和生存的基础,因此土地在农民的眼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土地是农民的命根,是农民的衣食之源,农民离不开泥土。正是因为农民需要依靠土地来给他们直接或者间接的提供基本的生活或生产资源(王东,2006:26)。农民的生命来源于土地,最终将回归大地。

他们把自己这块地对太阳翻了又翻——正是这块地,建成了他们的家,为他们提供食物,塑成

了他们的神像。土地肥沃得发黑,在他们的锄头下轻轻地松散开来。有时他们翻起一块砖头,有时又翻起一小块木头。这不算什么。从前某个时期,男男女女的尸体都埋在那里,当时还有房子,后来坍塌了,又变成泥土。同样,他们的房子有一天也要变成泥土,他们的肉体也要埋进土里。在这块土地上,每个人都有轮到自己的时候。(赛珍珠,1988: 26)

王龙深知土地就是一切,是一生最重要的财富。当王龙娶回地主家的丫头阿兰做老婆,两人吃苦耐劳、辛勤劳作,有积蓄后就一点点买进土地。他热爱土地,眷恋土地,土地给他安宁和富足,是他生命的源泉。即使是遇到灾年,他们不得不外出逃难时,也绝不肯卖掉土地,因为土地是他们的希望。

“我的地永远不卖!”他冲他们喊道,“我要把地一点一点挖起来,把泥土喂给孩子们吃,他们死了以后我要把他们埋在地里,还有我、我老婆和我的老爹,都宁愿死在这块生养我们的地上!”(赛珍珠,1988: 78)

当王龙一家逃难到南方,离开了土地,使他尴尬、怯懦,与周围的环境开始变得不协调,强悍能干的王龙,在城里无所适从,生存的本领还比不上沉默寡言的阿兰。“一定要回到土地上去”,成了支持他生存下去的信念和精神支柱。当城里发生了暴乱,王龙一家意外获得一笔财富时,他们便立即准备返回家乡,开始发家致富的新梦想。

“我们要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明天,我们就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赛珍珠,1988: 123)

当王龙买入越来越多的土地,家境变得富有时,他对土地的依恋有过疏远,他经常去茶馆喝茶,迷恋上妓女荷花,并把她娶回家做了二房太太,这让他变得烦躁、痛苦。而阿兰无论是从感情上还是肉体上都受到了打击和伤害,并最终导致了郁郁生病而终,王龙为此深深的感到内疚和后悔。

“那边,在我那块地里,埋掉了我好端端的前半生。我的半个身子似乎已埋在了那里,如今,我家里的日子要变样了。”(赛珍珠,1988: 242)

当经历了如此生活之变后,春天到来了,虽然他已经离开了土地,但对土地的热爱和感激之情也越来越深。

但是每年春天到来的时候,他却一定要到地里去看看。他现在既不能扶犁又不能干其他活计,只能看着别人在地里扶犁耕田。但他仍然坚持要去。……天刚亮他醒来时,他走到外边,伸出颤抖着的双手,采一些含苞的柳絮,从树上折一束桃花,整

天把它们攥在手里。(赛珍珠,1988: 317)

王龙知道拥有了土地就拥有了一切,一旦离开了土地,便失去了财富和生命。在生命即将结束之际,当听到儿子们在讨论卖地的事情,他斥责了他们,因为土地就是自己的灵与肉。

“当人们开始卖地时……那就是一个家庭的末日……”他断断续续地说,“我们从土地上来的……我们还必须回到土地上去……如果你们守得住土地,你们就能活下去……谁也不能把你们的土地抢走……”(赛珍珠,1988: 321)

(二)《大地》中的女性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赛珍珠一直关注女性问题,她对中国妇女的命运和地位有着深刻的观察,在中国生活期间,她接受到了“男尊女卑”的观念,看到了中国女性被置于男性的从属地位,同时她也看到她们身上所体现的容忍、孝敬、顺从等品格。她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对于中国女性她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她作品中的女性,描写的都很真切,容易使人产生共鸣。在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当时的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佩尔·哈尔斯特龙在授奖词中指出,“在这部长篇小说提出的众多问题中,一个最严肃最忧郁的问题是妇女的地位问题。从一开始,作者的感人力量就强烈地体现在这一点上,在这部史诗性作品的平静中经常可以感受得到。”

在近代中国处在急剧变化的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民族充满了忧患意识,他们希望借助文学的方式来改良社会,寻找民族解放的道路。因此,在创作时,他们更注重去挖掘导致人物苦难命运背后的根源,集中探讨阶级矛盾和封建社会的弊端。而赛珍珠虽然生活在中国,喜爱中国文化,但她不可能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民族特性,因此她主要侧重于在男权制度上来探讨中国女性的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她的出发点是尽量以客观中立的立场去观察中国社会,这样才能纠正过去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歪曲,再现其真实形象。在《大地》中,赛珍珠成功塑造了阿兰这个典型的传统农村妇女形象:任劳任怨、坚强、勤劳、勇敢、顺从。

阿兰一生坎坷,因为饥荒,在她十岁时,被父母卖给地主黄家做丫鬟,她长得不好看,也不聪明,但却非常能干。嫁给王龙后,她为家里不辞辛苦地劳作,并默默地支持丈夫。她坚韧顽强,怀孕后还一直下地干活直到分娩,“在生孩子后的第二天,阿兰就起来了,像平常一样,为他们做饭,只

是不再和王龙一起去田里收割。”(赛珍珠, 1988: 37) 她吃苦耐劳、勤俭持家, 当家庭殷实起来后, 他们用积蓄买下了黄家的一块土地, 而她也憧憬着未来的幸福生活, “她的脸上又一次泛起了淡淡的笑容”(赛珍珠, 1988: 48)。当旱灾到来时, 家里已经开始断粮, 王龙优柔寡断, 舍不得杀牛充饥, 而此时阿兰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 杀掉公牛, 养活了家人。当饥饿的村民跑到王龙家里来抢粮食时, 阿兰又一次勇敢地站出来阻止。在南方躲避饥荒时, 阿兰根据小时候的记忆, 搭建起了窝棚, 并教孩子们乞讨, 吃偷来的肉, 在艰难的环境中, 阿兰承受着屈辱, 使全家生存了下来。当城里发生暴乱时, 阿兰体现出她的机智, 运用她在有钱人家得到的经验找到了珠宝, 让他们有了重返土地、重建家园的资本。在王龙逐渐富裕后, 他也不再满足于阿兰的大脚和朴实的容貌, 开始出入妓院, 把妓女荷花娶回了家, 并把阿兰的两颗珍珠送给了荷花, 而阿兰只能默默地承受。在临终时, “她把头转来转去, 紧闭着眼睛说 ‘哼, 说我丑, 我还生了儿子。虽然我从前不过是个丫头, 但我家里有儿子。’ 然后她又突然说 ‘那个人怎么能像我这样, 给他做饭并伺候他呢? 漂亮不会给男人生养出儿子。’”(赛珍珠, 1988: 239)

赛珍珠塑造的阿兰这个“西方家喻户晓的中国劳动妇女的形象”使中国农村女性进入了西方人的视野, 中国妇女的品行、思想意志与西方读者产生了共鸣。除了获得理解和共鸣外, 更重要的是, 阿兰的形象为西方女权主义者的众生相中增添了新的文化注脚。赛珍珠的女性主义思想不同于西方传统女性主义之处在于它具有东方文化底蕴的女性意识。一些西方学者也强调指出了阿兰对丈夫至死不渝的忠贞与奉献 “虽然她长得丑, 但她是大地中的福地, 最终战胜了所有的对手。”(陈敬, 2006: 78-79)

(三) 《大地》中的中国生活文化

《大地》对中国社会的“史诗性”描述就在于其对中国社会细致入微的观察, 并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赛珍珠通过对中国风俗的描绘, 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她对中国底层人民日常生活的细腻捕捉和描绘, 真切地记录了他们的真实情感。但评论界长期以来对她的创作动机和生活文化的“真实性”存在着一些分歧。

《大地》中详细描绘了过年、婚嫁、土地神崇拜等习俗, 也描写了妇女裹脚、吸食鸦片、纳妾等陋习。作品对中国农村的生活所做的生动而真实的

描绘, 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1931年, 叶公超认为“赛珍珠忠实地刻画了中国人在中国背景下的生活, 她完全了解他们的思想与感情”。他还指出, “一个外国小说家没有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之中, 而是深入地描写了我们昏暗的现实社会的底层, 这是惟一的一次。”(郭英剑, 2002: 220) 但也有知识分子认为赛珍珠的作品带有外国传教士的味道, 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社会, 以及出于维护中国形象的考虑, 认为《大地》只是迎合了西方人的兴趣, 而过于执着地描写中国人的缺点。鲁迅在《致姚克》中写到 “中国的事情, 总是中国人做来, 才可以见真相, 即如布克夫人, 上海曾大欢迎, 她也自谓视中国如祖国, 然而看她的作品, 毕竟是一位生长在美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 所以她之称许‘寄庐’也不足怪, 因为她所觉得的, 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 只有我们做起来, 方能留下一个真相”。尽管评论界褒贬不一, 但大都认为《大地》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社会, 真实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形象, 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傲慢与偏见的看法。

赛义德认为“一种文化总是趋于对另一种文化加以改头换面的虚饰, 而不是真实地接纳这种文化, 即总是为了接受者的利益而接受被篡改过的内容。东方主义者总是以改变东方的本来面目使其神秘化, 这种做法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工作, 也是为其所信仰的哪个东方。”(朱立元, 1997: 418) 而赛珍珠却反其道而行之, 她的创作是要还东方以本来面目。她所描写的中国生活文化是独特的, 也是民族的, 同时也是世界的、普遍的。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文化时, 看到了其先进性和现代化, 但在处理西方文化与自己本国文化的关系方面却总采取二元对立的思想。而赛珍珠的双重文化身份使得她的文化思想具有矛盾性和独特性, 她强调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她深深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宽容与博大, 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解和丑化, 她也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她认为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因为缺乏沟通, 因此她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国文化的传播, 成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

五、结论

赛珍珠以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为素材, 融入自己的真挚情感, 在《大地》中真实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面貌, 将善良、朴素、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形象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 (下转第152页)

基础上,对导师实施激励机制。对出现问题的论文追溯指导教师的指导记录,有无认真负责,责任在学生的追责学生,责任在老师的追责导师。对于认真负责的指导老师,可以物资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真正做到奖勤罚懒,使教师更多的关注学生的成长。对优秀的毕业论文,可以向期刊推荐发表,并对指导老师给予奖励。

3. 开展本科毕业论文的校级公开答辩活动。目前在一些省部高校已开展本科毕业论文的校级公开答辩活动,是对本科毕业论文全程跟踪和督导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借鉴省部高校的此项工作,在涵盖各个本科专业基础上,在全校范围内随机抽取若干学生毕业论文,进行毕业论文的校级公开答辩,由校学术委员会进行会场指导,答辩专家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审定论文,目的在于激励和约束学生的学术行为,提升本科毕业论文质量。

四、结语

设置毕业论文实践环节的初衷是希望学生在这—实践中获得能力提升。改变目前多数地市级本科院校毕业论文实践环节的不良现象,提升毕业论文的质量,要求进行毕业论文实践环节的教学改革,本研究所提出的改革体系的构建涉及选题、论文时间安排、成绩考核体系,导师指导机制等,主要内容如下:一是突出毕业论文导师制和目前实施的本科生导师制的有效结合,实现导师与学生的有效沟

通;二是突出毕业论文环节与其他实践环节(如课程实训、社会调研、专业实习、创新实践等)的结合,使各环节与毕业设计联为一体,消除各实践环节的“孤岛现象”,形成完整合一的实践教学体系;三是突出大学与社会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实践与市场结合,使毕业论文实践环节能有效服务社会,有效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四是建设和完善毕业论文改革的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对导师和学生的工作的考评,要激励与约束并重。摸索出一种有利于地市级高校培养创新性人才的有效实施模式,提高地市级高校综合竞争力更是本研究期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参考文献:

- [1] 朱劲松. 从毕业论文入手建立大学创新教育新模式[J]. 航海教育研究 2009 (1): 36-38.
- [2] 韩玉志. 高校本科毕业论文中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对策[J]. 中国高教研究 2000 (9): 78-79.
- [3] 傅怀梁.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 中国电力教育 2008 (8): 145-147.
- [4] 陈德宇. “导师制”在提高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中的作用[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 (4): 76-79.
- [5] 罗中明 李永波 刘泊 李建新. 以导师制促本科生毕业设计质量提高[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8 (5): 36-38.
- [6] 盖国强. 加强实践教学 突出办学特色 培养本科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J]. 中国高教研究 2004 (12): 7-9.

(上接第129页)

生活文化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她对中国人民苦难生活的描写以及对人性的刻画,获得了跨越文化、民族界限的同情与理解,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扭曲和丑陋的印象。《大地》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展示出特有的魅力,它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由于赛珍珠的双重文化身份,“自我”与“他我”之间的矛盾性使得她从多视角、多层次来观察中国社会,看待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并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因此,赛珍珠无愧于后殖民主义文学的先驱者,《大地》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注释:

- ①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
- ②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佩尔·哈尔斯特龙为赛珍珠颁奖的授奖词。

参考文献:

- [1] 郭英剑. 赛珍珠:后殖民主义文学的先驱者[J]. 河南

师范大学学报,1994 (21) 6.

- [2] 郭英剑. 论中国20世纪的赛珍珠研究[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02 (1).
- [3]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4] 赵毅衡 傅其林 张怡. 现代西方批评理论[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 [5] 高鸿. 跨文化的中国叙事——以赛珍珠、林语堂、汤亭亭为中心的讨论[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 [6] 陈敬. 赛珍珠与中国——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 [7] 陈春生. 位捧得诺贝尔桂冠的文学女性[M].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5.
- [8] 王东. 跨文化视域中的“乡土中国”——赛珍珠<大地>再思考[D]. 成都: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 [9] 赛珍珠. 大地[M]. 王逢振 韩邦凯 沈培锡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
- [10] 赛珍珠. 我的中国世界[M]. 尚营林等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